



續藏書卷十目錄

內閣輔臣

史閣叙述

史閣款語

解縉

黃淮

胡儼

楊士奇

楊榮

附 金幼孜

楊溥

高穀

薛瑄

岳正

呂原

續藏書卷十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

史閣叙述

夫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此雖一時告定公議而千萬世君道臣道不越是矣君之難難於得臣臣之難難於得君故夫子他日曰爲天下得人難此言君之所以難也又曰獲於上有道此言臣之所以難也君知其難則自能旁搜博采若我太祖高皇帝然唯務得人而後已臣知獲上之不易則自然其難其慎若我中山徐武寧然務委曲承順以求合吾識主之

初心則難者不難，不易者自易，此必至之理。問學之實，非若世之務爲容悅，以賊害其君者之比也。我國家不設丞相，蓋實慮得臣之難耳。是故汪胡誅夷，善長亦歿，然而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手足股肱，相持成體，無一時可少者，是以文皇帝復設內閣，而解大紳首當內閣之選焉。解之天才，非但一時傑出，卽先後閣臣，亦當推讓之矣。所謂以至聖之主，獲至賢之佐，其不易爲何如者，而老成若善長，歿才若解，大紳亦歿，然則吾夫子爲君難爲臣不易之語，遂成真難而真不易邪。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夫上九居艮止之地，處艮山之高，當外卦之上，正王侯之有事者，乃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焉。是止也，而下之人，又卑巽寬裕以成之，致蠱奚疑哉。若我二祖，乃萬世大有作爲之君，不肯苟止于上，二臣又萬世不諂之臣，不肯卑巽于下，固宜其若合符契，若蕭韶奏而鳳凰鳴也。奚爲而卒不相入也。蓋觀蠱上九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夫不事王侯之事，而以高尚爲事，是蠱也。爲子者，反謂其志可則，而切切

焉用譽以巽入之故夫子又於六五之象復提掇而申明之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夫爲人子者既能用譽以承父之德則父子之情大通無間因而照舊幹理使百執事各司其事先甲後甲符合天行而家事治矣爲父者喜其子之以我爲有德也自然與子同心而無阻隔不通之情爲子者樂其父之能自優游舒泰也自然於父情意相通而又安有蠱壞不治之事正所謂有子考无咎者也何必以不事事爲父過邪若必以不事事爲父過則人亦何貴於有子若以不事王侯之事爲父德則又何患乎父子之不通蠱事之不治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元亨者大通也利涉者有事也有事則治而不蠱矣夫上不事事子猶以爲德而將順之况勤於有事若我 太祖皇帝之爲君可日夜求過進無益之庖西萬言以事抵觸若解大紳等邪吾以爲當此之時正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不可不知自揣者從容其間以需顧問縱有所陳直推尊而表揚之曰是唯我后之德焉更不必索忠諫之美名而欲以憂危其主也何也履虎尾

者必使不至於啞人而後亨而世實未有履虎而不
啞者或者大紳亦未之思而遽易焉以履其後乎此
實背尚書大易之訓雖必何辭也縉於 高皇僅免
一啞至 文皇終不得脫矣夫大紳文學之選也所
謂多讀書識義理之人也乃易與尚書反束而不讀
何邪非不讀也讀之而不知其義也所謂不識字之
人是也夫以千載不易得之君臣一旦得之又以不
識字之故反失之不誠可慨邪二百餘年若劉忠宣
之事 秦陵李文正之當 正德可稱不易之臣矣

若楊新都者雖能委曲於彬忠用事之朝而不能致
身以事達禮之主天資近道而不知學是最爲可惜
之人夫學何學也學然後知爲臣之不易也故曰人
不學不知道常人猶不可不學不學則不知道而况
於事君之道而又况於內閣史臣之道之尤不易者
邪是故謹備述之

歲萬曆辛丑李贄書于燕山馬誠所讀易精舍

史閣款語

劉東星曰歲辛丑夏李卓吾同馬誠所侍御讀書山中余屢遣迎不至謂余宦邸非遨遊之地宦署非讀書之場是以余爲不讀書也然余雖不讀書余有祿俸可以養老不必皆伯夷所樹也且余雖曰仕宦而清素未脫寒酸氣習當與馬侍御等何必分別太過乎且聞其病以好著述故病也老人甚不宜病可柰何所著何書指示我於是得史閣二十四篇以歸其所叙述專以爲臣不易一語更端言之極盡余因戲

史閣欵語
卷十
葵

答之曰、今人正坐不易一語、怠緩了國家大事、使世界無所倚托、今何爲出此言也、動步不敢見、勇往直前者、則指爲輕進、動口不敢見、開口見膽者、則指爲干名、若皆慎重不易、則斯世何賴、朝廷何賴、卓吾子勃然作曰、我爲上上人說法、不爲此等人說法、此等人乃世間患得失之人、賢者耻之、豈吾所說邪、我爲世間賢人多是如此、必欲進之於大聖人之域、文王孔子之歸、蓋必如此、然後能濟事、然後能有益於君、此實載在尚書、著在周易、特無人提動、不省耳、公看斯世、誰不願爲文王孔子大聖人者、予聞之、赧然愧、遂卽梓行、以布告天下、賢士大夫、仁人君子、使其爲臣之不易、蓋如此云、

時夏至後十日、楹山主人書于任城南池、

續藏書卷十

內閣輔臣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亦同登第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上喜稱奇木兵部尚書沈潛忌之縉乞改官乃官御

史李善長死，縉言善長出萬死佐。上得天下，爲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柰何希望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爲言，願戒來者。縉又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寃，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旣時，時敢直言，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諭縉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爲翰林侍詔，躋難

後，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召縉密議，縉言立嫡以長，又言好聖孫，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怒，乃出縉廣西叅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上北征，縉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宮而還，漢王乘隙

內閣書目 卷十
二
潛縉遂徵下獄三年歿獄中歿年四十七縉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吝口當時蹇夏黃陳之用縉密贊居多 文皇嘗與論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 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禎期爲中書舍人 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唯願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唯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無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繩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又云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

內閣書目 卷十
三

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染盛之潔衣服之齊
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
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
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
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
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
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
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
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

於賢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
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
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林
冥蹈瞽趨而咸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噐悍關茸
下愚者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箠右縮符章剔
之賤袞繡魏裘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
方亦豈忱恂有德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
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
之方未備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恠誕

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義哉

吾學編云初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義等名授公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其實封以對義知人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

雋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䟽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馮僧之心奏上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之東宮問縉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林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

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
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
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濶略不屑意細故表
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
書者日輻輳獨不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與恃寵而橫
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御座在此敢
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宕豐贍書小楷
精絕行草亦佳

天順日錄云

文廟過江湖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

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歿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
學拜宣聖遺像自爲贊繫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爲周
作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歿誰與爾父作傳邪
畜德錄云解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
敢觸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
有所感卽命所親信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
傳信錄云宮闕初成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
天德山河壯帝居遂大喜厚齎之又云中秋節開宴
賞月而月爲濃雲所掩上命縉賦詩縉作風落梅

一闕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
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上覽懽甚、賜飲至東
白、閣學記云、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
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
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懼、縉以一少年、上、西萬言、
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
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
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知、卒罹於讒、莫之敢
白、悲夫、

瑣綴錄云、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既
而解令覘胡、見胡如廁、回問家人、餒猪否、解笑曰、一
猪尚不捨肯捨性命、又云、文華寶鑑成、上諭縉曰、
皇考訓、太子嘗采經傳格言為昭鑑錄、朕此書稍
加充廣、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
之法、能守此、足為賢君矣、

少保黃文簡公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舉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壬午靖難師過江淮淮同百官歸順入文皇簡入內閣授翰林院編修進侍讀三月欲立東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冊立仁宗爲皇太子命淮爲庶子兼侍讀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皇太孫七年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

法良作亂，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虜酋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士麟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年，再命留守南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日夜窺伺間隙，譖言監國之禍。淮進表行在，上大怒，逮繫獄中十年。仁宗嗣

位，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夏五月，仁宗宴駕，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八十有九，淮襄事畢，拜恩闕下。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肩輿登萬歲山，錫宴山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諭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十餘載，正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瑣綴錄云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訾毀同列

縣筭瑣探云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令大學士解縉督其業時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二十八人已足上特嘉獎曰此有志之士

許之又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習義獻書以黃文簡准專領其事一日謂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敢儕二十八人之列但日

日跪階下臨搨上問卿持所書來否准卽出書上

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上曰當令與二十八

人同習准對此人尚在匠籍須例與飲食給筆劄於

是卽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士流矣

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准忌胡廣解縉再

觀省愆錄乃知准之不幸夫一黃淮耳下獄十年家

食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

事七人縉既雉罹廣亦蠹天唯文貞秉鈞文敏謀幄

淮之蒙可痛詬其可知也

吾學編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
卒解縉沒詔獄唯西楊秉鈞最久東陽謀幄最密並
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園土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詬
簡牘君子弗信也禿翁曰此一段是文簡公斷案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
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授
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遂著爲令建文元
年己卯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
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
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文皇卽位擇翰林官吏部
更薦儼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
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

內閣朝日 卷一
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
詔奪情儼持論少戇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儼學
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又上幸太學御彙倫堂賜
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資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
業八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
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
者坐法戍邊賴儼申論得免儼雖出內閣不復預機
務然朝廷大制作凡修凡修樂大典天

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
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禮嘗與湖廣鄉試
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
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楊溥歷
內閣少保卒爲時名臣

天順日錄云胡頤菴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爲祭
酒以師道自重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
學出至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太師楊文貞公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統讀其策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理副會成祖卽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于東角門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論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皇太子兼左春坊左中允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義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諸物，或得其目以進。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

微甚，當無他意。上遽命燬其目。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既稱善，卽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旣稱善，可勿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皇太子覽文章，正宗稱真德秀學術純正，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奇曰：「廬陵有君子，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士奇曰：

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殿
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
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上還南京，一日
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士奇對曰：
殿下孝敬無比。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祭器，
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
卽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曰：上以命，我可遣代乎？
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疾遂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
識，而後遣行，不敢輕任下人。上曰：此子道當然，士

奇曰：從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
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上悅。十二年，正旦
日食，上問禮部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
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
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
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
丹行之，恐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
宴，仁宗深悔之。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
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在北京，闕高煦有異

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聞蹇義漢府事
義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
既知矣言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
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
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唯欲留守南京天下
皆疑其心唯陛下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
恩爲永世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
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以東
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
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
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皇太子太孫及諸皇
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
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
與太孫同班分列兩傍上出所書位次與士奇合
卽遣鴻臚寺寺丞周昇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
上遂以與士奇寶藏之皇太孫勤學好問上命
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蹇義同舉儀智衆以
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今廷臣未見其

比。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成祖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卽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未發喪。顧急未有所與，士奇言：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卽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旣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士奇曰：此收人心之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未荅。震退，徧語羣臣，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大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荅。明日，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

唯學士武臣唯英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
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左
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
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上封事過激上
怒降謙爲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習爲卿士奇
以爲不可卽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
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部
尚書李慶言于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
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二官
領牝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
奇謂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
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
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
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
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士奇
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
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
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小

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卽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論曰：內批豈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念卿，朕念爾孤立，聖明恐爲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勅止散馬矣。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

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與黃淮等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乞賜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士奇言。洪熙元年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

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迂旨後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卽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躡之上喜卽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二月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

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陛下容之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朝廷不能容直言耳上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奇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諭當以璽書開諭上遂命士奇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

戒。上以士奇匡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用藏於家，傳之後世。唯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唯艱，共思保守。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

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今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

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

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

上問楊榮，榮亦力贊。上又問蹇義，夏原吉，吉義依

違而已。榮隨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當有實，今

以何為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

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

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乃復見榮曰：太宗

皇帝唯三子，今上唯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

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曰：汝不草勅，吾

當以聞，俄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上上於
是不懌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趙
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於陛下最
親。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何如？
士奇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於是趙王得書喜曰：
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上
復召士奇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
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
王廟孫嵩表，乞立爲陳氏後。大臣皆言此黎利之譎。

常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弱。上召士奇
與楊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
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當從
初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
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祖
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
弱？臣侍仁宗皇帝久矣，聖心每憾此事，恐有意外
之慮，願陛下勿疑。上意遂決。六年七月，日旣夕。

上微行至士奇宅，士奇叩首曰：「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自輕？」上笑曰：「朕思卿一言，故來爾。」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贓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英廟卽位，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

選除士奇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得人。間有一二菲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且宣宗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今乃以爲不美邪？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

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實
非出於下者、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專
欲隳壞、先帝良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 聖斷、
只依 先帝勅旨施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
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
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唯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
關、是以竭誠盡言、詔如士奇議、六年、麓川蠻反、太
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為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
叅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

實為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
莊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
人事上、士奇疏乞致仕、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璽
書曰、卿歷事 祖宗、寔唯簡在、暨朕繼統、啓沃彌贊、
厥勞尤多、卿子既垂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
禮自處、以副倚毘、士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
贈太師、謚文貞、嗚呼、功成名遂、身退、難矣哉、然士奇
實無可退之義也、唯有舉賢以自代耳、
三朝聖諭錄云、宣宗皇帝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

陵士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上傳太皇太后旨命士奇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上諭士奇曰：太皇太后爲朕言，皇考徃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迂意方議事時，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太皇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盛德，願陛下常奉聖訓。

野記云：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朝廷

尚有何事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后曰：曆日已革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實？后領之。其二，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歿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

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

縣筭瑣探云：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仁宗召至吏部。

擬授國子博士。上曰：此當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

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待詩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

永年茫然慚赧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

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國初

諸司皂隸主騶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蓋

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改名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

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在

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

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殿學記云：予觀沙羨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所馳魁

岸視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

仲之木優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輔亮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一如，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歿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吾學編云：十二年秋，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領繫，尋宥之。二十年秋，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領繫，逾旬乃釋。可知監國之不如從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慘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及蹇，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

惡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上曰：卽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閱月，上崩，又云：宣德三年，上謂朝臣貪濁，柰何？公對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上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仁宗嘗諭侍臣曰：諸臣唯吏部侍郎師達、廉東、楊曰富，時亦唯方賓有貪名。景陵卽位，顧東、楊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

去誰可代於是乃以顧佐代觀又云曰上立文華殿
召公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
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
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扼塞險易遠近
及慮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笑曰朕初
卽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邪士奇頓
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又云曰裕陵卽位
冲年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
獨逋慎獄作養生民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濟臬
頗稱得人上又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
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猶自斂
戢七年昭皇后崩又明年公卒世事遂非李贄
曰可知昭聖臨朝裕陵幼冲旣委仗公公亦義
不得去未可遽以不知止足爲公病當病公不汲汲
畜養人才猶然溺愛倚勢敗家迂逆子也時有李賢
王翱商輅彭時皆在可曰無賢特公不汲汲耳蓋汲
汲者固自有在今觀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王文端公
之言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

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唯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

太師楊文敏公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領福建鄉薦解額庚辰會試第三廷對二甲授翰林文皇履極更名榮簡入內閣初入閣之臣七人唯榮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唯榮赴命上示以奏報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退矣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夜半報至虜圍解詰旦上以報示

榮曰、何料之審也、永樂二年夏四月甲戌、立皇太子、陞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四年丙戌、二月、得寒疾、不能造朝、亟命中官、偕御醫、蔣用文、往視、并賜藥物、且命用文、通夕守視、時時奏報、及榮入謝、上加慰賚、令休息旬餘、乃出、五年丁亥、夏、奉命往甘肅、規畫軍務、七月回京、奏對稱旨、時盛暑、上命取瓜、親割賜榮、勅命休息、六年戊子、夏、聞父訃、告歸、賜鈔幣、馳傳以往、既襄事、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閱月、命榮等輔導、皇長孫、賜勅曰、朕嫡

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金相、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八、體具志寧、朕嘗試以事、輒能裁決、然宏材之建、必由匠石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宜協心同志、輔導於成、七年己丑、春正月、榮聞母訃、時車駕將幸北京、特留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三月抵京、七月甘肅總兵官何福言、韃靼脫脫不花王等、各率部落來歸、遣榮往甘肅、與福經畫、還奏稱旨、九月復命持節詣亦集乃之地、封何福爲寧遠侯、俾往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規畫邊務、冬十一月還京

復命陳邊境便宜十事。上皆嘉納，賜襲衣鈔幣。八年庚寅二月，從征北虜，賜衣被鞍馬。壬戌，上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謀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爲識乎？」三月，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爲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卽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孱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三月，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旁近水皆苦鹹，不可飲。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味甚甘，上遣中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榮等飲，而士馬皆給，因名爲神應泉焉。榮等應制賦詩。五月，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上駐蹕河上。

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之胡寇平班
師軍士食乏榮言宜召乏糧者即日赴中軍以御膳
所儲糧炒散給并下令凡軍士糧炒多者許假貸回
京倍償秋七月至開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
冬十月扈駕南旋上賜鞍馬錦衣褲襪路費九年
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遣中官宋成送至家
抵家服已闋六月還京賜酒饌勅戶部優免其家徭
役八月命爲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皇太子命侍
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太祖高皇帝實

錄爲總裁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
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逝去主赤斤蒙古衛
指揮塔力厄將爲邊患勅守陝西豐城侯李彬討
之仍命榮往經畧榮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
足以勤大軍遂勅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
巳二月復扈駕幸北京賜金幣鈔米等物十二年
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皇太孫侍行成祖謂榮
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今令從行俾知用兵
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四月駐蹕興和以

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
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鎮。成祖
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
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
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上
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
有相發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
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宜類
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

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駕幸東苑觀擊毬，
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束帛鈔衣。九月，所修書成，
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
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駕南還。十五年
丁酉三月，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
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太祖高
皇帝實錄。成祖御奉天殿，受之披閱，良久嘉獎，再
四會學士胡廣歿，命榮兼掌翰林院事。成祖注意
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衆因薦

榮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
衆意銷阻六月詔修天下郡邑志命榮總之十
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
司積弊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
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
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昇入奏乃詔諸司卽日
悛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
宴并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成祖悅陞文淵閣大
學士兼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

辛丑正月北京宮殿成初御朝賀成祖念榮日侍
左右密加賞賚四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榮奮身直入塵
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積歲制勅文書昇致東
華門河次上嘉之賜銀酒杯古銅器各一事鈔千
錠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爲飛語所中成
祖大怒榮力爲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
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
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上益怒榮極言其

無他、三三人者、唯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由是皆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有以建文間江西聚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咸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款、命榮往大同議納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旨、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劫、請發兵誅捕。榮謂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寬而撫之、當遂分散、既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

崖高數十丈。命榮紀年月日刻於上。丁亥次翠微岡。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內侍海壽曰。計日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先馳計。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大行皇帝遺命。丁巳。仁宗卽位。賜榮白金二錠。鈔

二萬緡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物。己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一職。九月丁酉。進太子少傅。兼護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月。仁宗御西角門。開廷臣誥詞。顧謂榮等曰。卿三人暨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卿等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因取五人者誥詞。親增二

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勅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皇考文皇帝爲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皇考上賓、朕遠違膝下、唯卿盡忠爲國、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卿當重賚、曩者哀悼倉皇之際、報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前官如故、初、榮扈從北征、成祖委以軍務、及上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上聞訃時、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故遂降勅獎諭、丁巳、梓宮葬長陵、榮護喪事、洪熙元年正月、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徹樂、止行五拜禮、三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榮、諭曰、爾宜往諭司業、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道理、五月朔、勅修成祖文皇帝實錄、榮爲總裁、辛巳、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榮奉皇太后懿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宣宗卽位、益推心委任、屢沐

白金綵幣之賜。閏七月，勅修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之。八月辛未，漢王叛。皇太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皇太后及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皇太后壯之，勸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遂開門出降。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事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範銀圓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乙未，皇太子生。宣宗皇帝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宣宗乘黑騮馬至，召士奇與

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溲醅酒，人各令盡一甌，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日將西，令中官侍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八月，扈駕巡邊，給內廐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道監師難並進。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繫。夏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官吳誠諭旨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祛諸疾。」九月重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首。十月，駕兩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酒饌。十一月有囚犯告都御史顧佐，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曰：「上大怒，召榮及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及法司鞫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庚戌元夕，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祚。二月，宣宗皇帝、皇太后謁長陵，庚子，宣宗

以皇太后命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論之曰皇帝
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翼
之功賜酒斝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瓊
子駝褐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
榮固辭大學士俸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殿宣
宗親待六年二月 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特
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
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
年九月扈 駕巡 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

饌十年乙卯正月 宣宗宴駕壬午 英廟卽位累

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

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護 梓宮葬景陵賜白金二

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秋九月勅修 宣宗皇

帝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命監立 天壽山

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明年

丙辰改元 上御文華殿開講崇講堯典

克明峻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 聖心悅豫賜白

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卽宴於禮部夏五

月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五年庚申二月從耕籍田一成卽上章請告展墓詔降勅書諭遣卿其念

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訃聞上爲之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諭祭仍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營葬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

損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
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各其小費妙妙而遠患或生則所
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天順日錄云文廟英武
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入
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
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
仁唯不忍却人之餽凡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
貧富若貧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餽相稱而已又
曰居仕途者或早年得意晚卽坎坷或少年見滯老
乃顯達或始終多難而中歲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卽
得君無日不在崇貴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任四朝曾
無一日之恙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聞氣
所生而稟賦自爾完厚邪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
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
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牆交構匪才弗定醜虜窺
伺內猜外疑匪才弗靖奸雄僭竊彼甲此乙匪才弗
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筭前籌才矣而謂之

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錄云、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唯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卽位、楊榮等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上依所陳傳旨、英宗旣崩、三臣久沒、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迄今遂爲定制矣、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自許爲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革除間、練職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歿、節、幼孜改翰林檢討、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皇太子立、幼孜爲講官、侍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巡北京、八年二月、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汝觀地

勢遠望似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塹因
壑為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邪次鳴
鑿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為小伯顏東北則為
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峯
上召幼孜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圃指示
塞北山川謂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兩河
相交故名交河水齧沙出唐之碑蹟尚在也次小甘
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
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清塞 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

矣經濶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
注其中 上遂更名海為玄溟池次通川甸又遙指
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京陞
幼孜奉直大夫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
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
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德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
扈巡北京預修 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
士二十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 上召至幄中諭曰
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

上卽命草詔回鑾次清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高
皇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
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洪業唯恐失墜於是自製五
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仍命內侍歌之次清
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仁
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
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
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
兩朝實錄起爲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邊度雞鳴
山一上曰唐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
悔之此憫忠閣所由建也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
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
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吾學編云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
從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
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
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胥度圓融祿厚財豐贍
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幼孜附驥藉以完名不

亦美乎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令與典文衡拔其文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東宮歎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爲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七月一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黃淮

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修訓導何登爲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識以進。宣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爲總裁官三年扈。上出喜峯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駕旋卽幸文淵閣諭溥等曰朕聞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將秘閣朕躬至地冀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冬。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侍諭日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尤

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鞠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繫。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修訓導何登爲給事中俱輪班奏對。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識以進。宣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爲總裁官三年扈。上出喜峯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詔奪情起復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駕旋卽幸文淵閣諭溥等曰朕聞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將秘閣朕躬至地冀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冬。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侍諭日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尤

年秩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知經筵。正統二年總裁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水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也。瑣綴錄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彌成宜壽域兮同升。

南楊以指圈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內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爲好也南楊默然正統間朝鍾一日不受柈命內閣述祠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成之後奉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躓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

餘冬叙錄云英廟初立朝廷大政多承張太皇太后指裁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

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人人皆有獎勵之語。及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見。蓋仁宗監國時，以讒故，宮僚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死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獻陵每與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后以爲言。

天順日錄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故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前。以此輿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之爲愈耳。李禿翁曰：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

瑣綴錄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業，然猶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

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
 軍職尚少經費無幾民間人稀地廣 宣廟英武獨
 斷乾綱百司守令久住不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
 楊之名所由以起也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歿驛丞東
 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
 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
 降府同知 太后黷之自是振日撻拾內閣之誤而
 三楊迭請告展省矣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
 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之以此振權益
 專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讐殺遽有麓川之
 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九溪苗獠乘機不
 靖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
 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
 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
 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
 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 朝廷委
 遇責成之專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
 每加擁護專任三楊有奏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

一日遣王振至閣西楊議擬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不出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

太后震怒詔鞭振仍押至閣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及太后賓

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

公為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昭聖皇后崩

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

又云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事

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釀醴叅合成名並稱賢相

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

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

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遲二楊者二十三年復

文再入內閣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

其力也

太保高文義公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爲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克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北征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之

曰子忠義人也。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

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袖入朝，傳示羣公

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

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

下詔獄。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

年廢。東宮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公悲憤，不敢

爭。加公太子太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大理少卿

陳詢，侍講楊鼎，充日講官。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

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公相擠。五年，敕公視南畿災

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不死。七年，進少保。大

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

訐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上令公覆試，公曰：貴冑

與寒士爭進，已不可，况從而爲之辭，止奏斥林廷一

人事遂已。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唯語

人曰：穀在內閣，海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

他腸，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

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

謚王佐，鄺埜又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

林學士侍。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之策。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謚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謚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大儒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鄆陵。瑄補鄆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宣廟思得良憲。臣擢瑄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璉薦瑄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政也。問閣臣曰。

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卽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先過，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諸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采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連揖之，自是銜瑄矣。會有指揮某歿，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爲辯寃，駁還。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振嗾言官劾瑄得賄，故庇歿獄。瑄遂逮繫當歿，及至午門會審，瑄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不服問理。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救，遂傳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

皆愧此僕

公卿

賴有正

妙一人

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

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

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英廟復

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

閣知制誥一日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尋命主

考會試事竣轉左瑄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

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

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

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

從祀廟庭今從祀

太常岳文肅公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
灤縣人也。長身美須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

試，卒國子業。李忠文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

忠文能得上

講下。正與商文毅、輅、彭文憲、時、王端毅、恕皆與焉。正

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寧見曰：「此

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

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

修撰。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翱亦薦之。

六月、召見文華殿、上遙見正遠曰、好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灤縣、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軌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三

人對曰、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晚、上默然、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日、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論躓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文懿原見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

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筭。皆梟於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間爲上言。曹石勢盛。

宜早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成祖之

體恤楊榮。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

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夫此何事也。可

使岳正述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亨

諷令歛戢。以此二人怨正日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

罪已。正視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與。

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而用舍垂與。曲直不

辨。而刑獄寬與。征調多方。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而

府庫虛與。請謁不息。而官爵濫與。賄賂公行。而政事

廢與。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與羣吏弄法。而擅作威

福與。徵斂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與。讒諂

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爲軍衛。有司

闕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

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漵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爲正所哀解人紳中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梏有封印柰何正曰可燒熬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梏剗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旣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

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密諭

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上亦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

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上謂李賢曰向者岳

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

甚乃命釋爲民甲申茂陵卽位有御史楊瑄者

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

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南京有旨勿調留充經

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爲

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去文達勸正代
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會廷薦正爲
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
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
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隄塞白瑄港別購民田開河直
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猴溪諸橋無不修
治而白瑄功最鉅復購穀予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
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
省半費而素覓利於官者一旦復得騰爲謗書獨彭
惠安公韶陳太常音正而辯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
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十一日卒於家
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
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字法
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常戲畫葡萄
蘆遂稱絕品有類博稿十卷行於世

李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
難也我明一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
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順復辟出膺召命

內閣書目 卷十
居宥密遭際之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殉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而爲權奸所構又厄於媚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死豈才弗能哉夫當英祖之感悟憲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氣節震播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興化人旣去而思爲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密之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補國史之闕

石淙楊一清簡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言一世夫人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嘗覽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壙石之文葉吏部文莊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爲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近所爲補傳閱之平生所知聞包括殆盡夫以門墻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傳乃成於

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宜急托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獨遺其後之人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隳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歎而靡憾也

定襄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雋而腴志端而確旣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鏘金玉而協韶鈞豁煙雲而瞻山嶽是以蚤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陪天語以從容握斗杓而斟酌寔王臣之蹇蹇匪常流之諾諾姦諛側目若健隼之擊秋風忠鯁犯顏尚苦口而思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革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折而必東信六尺之

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夫子答申振之
先必不曰吾未見也顏淵之後必不曰未聞好學
者也

李禿翁曰楊邃菴雖以葉文莊壙誌爲未詳以太白
柳州比擬爲非類以金緋在躬爲非所以幸先生字
字皆滴血可畏也然文莊壙誌亦自好宜并錄讀之
又責李文正補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爲真切嗚
呼世間白日如過隙誰能耐煩等爾一落筆遂三十
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漓可誦有欲知家泉岳先
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文正真不謬爲岳先
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婿經其女甥婿辰祭文亦好
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豈不快哉
菽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
學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客京師後季
方過陳緝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
此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延試命工寫真以予
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
泣涕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公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酸憐。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之。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邪急召公。公入見，衣藍縷，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葺費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

家貧鬻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卽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入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韓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中，命倪謙及公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講詩國風，公講書堯典。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跼踖？」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改通政右叅議，兼故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用事，知敬公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

厲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正去公得留公與李賢同在內閣修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母憂去道景州啓父窆歸合葬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統綺篋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賈者子憲廕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續藏書卷十終

續藏書卷十一目錄

內閣輔臣

李賢

商輅

彭時

劉珏

劉健

謝遷

丘濬

李東陽

王鏊

劉忠

續藏書卷十一 目錄終

續藏書卷十一

內閣輔臣

太師李文達公

賢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舉宣德七年壬子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酌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焉。英宗嗣統，賢上疏言：今京師鞋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鞋

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鞬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唯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之而已已之變畿內鞬官羣起扇亂應虜賢言始驗也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旨文武誥勅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賢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候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十年乙丑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巳巳秋虜寇大同時闖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

危從以疾告賢代之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賢

瀕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是年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壬申奉命察四川有司不職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甲戌轉吏部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殉葬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卽不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上

憮然以賢言爲然。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歿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爲是，命增銀四萬兩。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功，竊美威福。上漸不堪密語，有貞及賢會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瑄敢言，命吏部識其名。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懇於上，言已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所傾。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旨言官劾賢等，并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雹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上悟，釋之。俱詔謫外，賢得福建布政司叅政，將行。吏部尚書鹽山王翱是日得專對語，有間。上曰：「李某不宜與有貞同罰。」王翱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只宜暫改南京。」翱意賢且可遠去。禍不意。上顧不喜，曰：「南京遠，宜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踰月，承天門災。詔復尚書。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賢曰：「陛

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濬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繫濬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唯明主用其是而舍其非不當見譴也。石亨等遂乘間讒賢以爲阿護文臣。上知賢已深大悟賢言爲是濬得溥責已而溥還自陝西。上曰溥爲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何以警先後兩得之衆遂下溥獄初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好預

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人主之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已。上廉其詐并逮亨置公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恠之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爲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

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賢忘身殉國。不避讐怨。莫敢發者。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

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也。遷居日。上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乃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

柴一歲省銀二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欽懼。與吉祥養姦士謀。不軌。欲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是日。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戕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申救我賢。曰。爾旣殺讐。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賢在旣脫難。急召入宮。賢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唯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自石亨

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焉。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况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趁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爲便。上命廷議。卒從賢言。七年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曰。亦具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唯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八年甲申春正月。上不豫。臥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柰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上抱太子。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得行。太子卽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如故。

會災異屢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瓦賢疏上無狎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賢

家出入呵護總修英宗睿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

鹵簿已得旨矣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

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恩詔方頒百姓始得甦息

奈何復為此上即日寢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又

羣囂訴上賢言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

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

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是賢言命兵

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

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即位

極言之由是洵洵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為難丙戌

二月聞榮祿公之喪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

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為營葬事遣太監林興輔行

既抵家襄事興即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有加而賢感疾浹旬不愈以是年十二月十

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謚文達李禿

翁曰蚤知起復到京即病故不如終三年喪矣然此

人。不。壽。非。國。之。福。也。故。至。于。今。猶。令。人。痛。時。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以。章。示。賢。賢。曰。考。官。實。公。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矣。上。意。遂。解。言。路。屢。闕。屢。闕。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其。薦。用。耿。九。疇。軒。輓。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杲。皆疏論元旦觀燈事。章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州判。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復其官。於是

羅爲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卒。有爲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蓋先是大臣遭喪。奪情起復。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聽終喪三年。奪情起復。間亦有之。然實出朝廷勉留。至意如南陽李乃可。

寓圃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

已令邏卒發其陰私欲致於死有楊暄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為彬訴屈又奇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上令達逮問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為此奏使暄投進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之前方引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

世賢驚訝暄即曰此達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官與大臣皆曰達不能辭其罪矣錄詞以進上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以死暄得脫袁復寵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又云天順吹元徐有貞方得君上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性剛褊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勉賢因得入閣雙溪雜記云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而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

官有缺推舉二人請旨簡用至今為例

瑣綴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管校緝事

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人莫敢言台計得以進言者

唯李閣老與袁指揮彬耳謀欲排去之乃摺摭數十

事以聞上欲法行但諭之曰從汝挈去問只要一

箇活表彬還我彬既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宣廟時有

言倭漆之一藝人楊暄善倭漆畫器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

欲并中李閣老逼楊暄指為李所嗾楊懼拷死於獄

乃誑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

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何辭達信之明目

遂遣二官校徑詣閣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楊大言曰

死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

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達失口由此彬得從輕

楊亦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亦遣校

尉往緝務欲傾李達尋坐劾謫戍所復職橋、強、守送達出

城如禮亦人所難矣

瑣綴錄云公為人恭莊嚴重天順乙未辰會試罷予同

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中張元禎神童

也。人物獨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三。禎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之。成。丙戌。廷試。王家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憲廟卽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其中詞止。以詆訐。公怒。力辭職。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未爲無理。禿翁曰。襲亦不必。要。不襲亦不必。總是愛官。做耳。又云。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臯。

大司馬馬昂。雖蒙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公凡有所薦。必先諭意於二公。及至御前。疇咨時。文官則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又云天順初。徐有貞。薛文清。許道中。皆被逐。唯李文達。端凝得體。薛雖學行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生。遂失寵。求退。徐貌陋。心險。許鄙劣。放曠。英廟始見徐。退諭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有貞一日入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

內閣朝日 卷一
噓然而笑至東閣會揖後與許猶笑不已岳正進對
盡言而唾涕濺 御衣不自覺 英廟嘗諭侍臣曰
齷齪鬍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唯
李始終保全

李禿翁曰既已食君之祿官居一品君命起復即宜
不俟駕行矣不必恠東恠西謂彭華喉使羅倫以代
公表白反使羅倫亦蒙不韙之名也余謂若欲盡孝
自不宜出仕既出仕藉君養親又持終喪之說以買
名皆無廉耻之甚者苟在朝不受俸不與慶賀不穿

吉服日間入公門理政事早晚焚香與臨何曾大了
孝道况忠以事君敬以禮國委身以報王忘私忘家
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爲不孝可與天賦反正
八年之間非文達挺身負荷則曹石之徒依然敗壞
潰裂不可收拾矣何莫非文達行孝士處而必以區
區廬墓哭泣乃爲孝邪吾不知之矣

太傅商文毅公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生永樂二年二月

二十五日舉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

李忠文公時勉為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

俾卒業及正統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等一丁

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已巳

車駕北狩 郕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

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 郕王

即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

存古
天臣
以道
事君
之意

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之虞徵各
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偽為喜寧報誘擒
也先書虜得榜與書自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
林院學士本年秋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既而
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
刑猶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
之情由是盧忠得罪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姪而正臣下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
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

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乃求補竟得免景泰七年丙
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祇時閣老皆職保傳止進兼
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忱將進少保
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督皆止進兼官商豈可獨陞
至期勅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
具疏輅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為宣宗章皇帝之
子當立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且進至期變作實
正月十七日也英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少保

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曰

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爾宜用

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敕石亨密語輅曰

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制孰敢

擅改亨輩不悅騰誣謗輅欲附致于少保刑案太監

興安為輅和解而 上愈怒興安奏曰當時此輩附

和南遷不省將置 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

邪 上怒乃解但削輅為民輅去後 上每念商學

士朕所取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

勿排擠竟不復召 憲廟即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

驛召輅復舊任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

有所誣詆輅又力求退奉 旨朕用卿不疑何卹人

言即欲加譴言者輅言臣嘗勸 上優容言官召用

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 上

乃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為兵部尚書仍兼學

士時皇莊甚為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為家何以莊

為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

召見議及邲王監國輅覲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

帝號左右聞之皆泣。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

薨。憲皇以嗣續為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

忌，無敢語。輅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

已出。但外議者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

見，揆之人情，猶為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

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其

母子之情，愜眾人公論。逾月而東宮母紀貴妃

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斂悉如禮。十三年丁酉，命

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殿威擬至尊

輅疏十罪并指羣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

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

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

小有罪該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

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

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

近侍渠敢擅自改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

聞之咋舌而退。上乃即日徹去西殿，由是見忤於

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擘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
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擠輅遂請老加少保給驛
以歸輅去萬安為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
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
丰儀山峙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
事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
及也子良臣為翰林侍講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
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

孫若是

瑣綴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

起初未有復職之命及陛見方巾絲絛青布圓領自

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殿學記云予以闕逢敦祥發練浦汎清溪艤棹桐江

眺望文毅之廬高峰回合千巖蜿蜒殆聞氣所鍾也

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宋之王旦王曾

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何愧

邪

太師彭文憲公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

國學祭酒李時勉李公知人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

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

上唯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已巳秋英廟北狩邨

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繼母余

卒時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

制忤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不得

入內閣矣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英廟

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 上召見文華殿

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才誤

蒙 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 上又問第二陳鑑第

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

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

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 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

賢退亦諮時而心服其諫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

寅春上 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時謂

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

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

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 上微號相稱李

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 上大悅甲申正月 上不

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

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

名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瀆歛器服書畢命牛

玉將去閣下令為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牛玉曰

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
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
悲愴上聞而隕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
至十七日駕遂崩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
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俱言
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合
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爲此舉
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李言是夏旣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

皇帝母當爲

太后豈有無子

而稱太后理宣德自有例李自時曰爾執筆時曰
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
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
夏曰旣如此便照例寫讓表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
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者心知不可而不
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偏懷二心恐
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太祖太宗神
靈在上誰敢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爲
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也若

推大孝之心則兩官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夏
色少怡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
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
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
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
其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而不言唯李開端時極
力繼之賴 皇上孝事兩官如一故能委曲勸諭
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二母
是 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卽欲逢
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面
聽覃語深有慙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
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
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
八月總裁 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
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 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
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
當祔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
合葬劉后故事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時與在廷文

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四出。時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參將劉清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爲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須大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致敗衄，身殞。賊巢京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撫寧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大難於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啟行。至十一月，項知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召兵部至閣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

內閣書目 卷十一
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

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

項布置賊不足憂矣時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

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

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

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

軍行留京軍而住營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戶

一人去看動靜時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

三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

兵去相知者咸爲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時曰

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

故也衆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

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

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云某等被劉清

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爲盜不得已遂反

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鞫問得實誅之中外

稱快 上大喜賜內閣等筆奴一人改時吏部尚書

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遂不起贈太師謚

文憲

太保劉文和公

劉珣字叔溫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十三年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天順二年陞右春坊右中允侍東宮講讀憲廟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十一年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珣在講筵甚久受知憲廟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一年或構飛語假俳優以中傷珣珣遂乞休詔允之珣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耻安積聞深恨之故去及卒贈太保謚文和公美姿容善

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睿皇
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
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公與博野同在内
閣人稱公東劉博野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
售術貢邪肆興土木不揆狂躁上千宸怒萬頸俱縮
縛下詔獄鬼錄為伍唯公立為難上解乃得薄謫崔
銑曰公垂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行構惡於羣
小假威一竟去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孚
化於鄉為立昭賢祠以祀公

閣學子記云予觀東土志謂瑯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
昂在瑯昧爽問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
仁孝豈即昌黎所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問安侍膳
者邪嗚呼孫子之昌固有本矣

太師劉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太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賜胡騎

夷奴戊申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自戊申以來孝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習機務厲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侃侃竭忠悃其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三公入同輔政上數御文華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上

數數稱善而已上性至孝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有時及官府必欲剗抑近侍之權後太祖之舊而誰料其遽至宴駕也哉豈非蒼生之不幸與乙丑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歔欬令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弗能詳也武宗即位健以顧命大臣翼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略曰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

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
庶倣倣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
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
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
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
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
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中
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
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
見允比爲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且本上陳
極言利害執候數日未蒙 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
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
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
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
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若
諛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翫愒竊祿苟容
旣負 先帝又負 陛下用是共瀝愚誠上塵 天
聽伏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

少追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剗切。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爲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己，力攻健，希入內閣。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上已信之，至是遂令

劉健謝遷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爲朋黨。矯詔奪

其官，謫罰米。

肅皇嗣位，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

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史氏曰：國朝監前代壅蔽之禍，罷宰相官，事歸六曹，權在人主。迨文皇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天

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嗚呼！其慮豈不深遠哉！弘治間，孝宗皇帝卽位，旣久，勵精思治，登

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參議朝政，外則鈞陽

華容洪洞浮梁諸公戮力陳列君明臣良此萬世一時也迨敬皇帝崩武廟卽位逆瑾以黠悍竊政罷棄諸大臣朝政反覆蕩盡

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有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燧何景明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票旨不准許進爲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李燧爲鴻臚寺卿年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舍人至提學副使不壽卒然則居內閣而不徇故舊者僅僅健一人耳李禿翁曰故舊雖不當徇人才尤不可棄又云國朝名臣謚文靖者尚書蕭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少師宜興徐公溥顯矣壽纔七十二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十年奇矣哉

近峰聞略曰公罷政歸西崖李公祖餞歔歔泣下公

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語則與我輩同去矣

白沙語要云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太傅謝文正公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廷試一甲第一授翰林修撰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孝宗毓德春宮慎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充經筵講官丁未孝宗登極推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勅爲日講官與修憲廟實錄辛亥實錄成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八年乙卯春詔以本官入閣

辦事丙辰命主會試丁巳勅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
戊午春皇太子出閣奉勅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己未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廟登極加少
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
芳入閣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己會鄉人以賢
良應薦芳和逆瑾謂遷違詔格與劉公健俱褫職又
矯旨令遷弟武選員外郎迪致仕子編修丕除名
庚午瑾誅詔復職致仕辛巳世宗登極臺諫連
疏薦遷乃遣行人齎勅存問迪起叅議不復任翰
林遷遣子正入謝廕爲中書舍人癸未復令有司時
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齎勅起遷於家時
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辛卯二月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僕正

太傅丘文莊公

丘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正統甲子舉廣東鄉試第一
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
鎡深器重之景泰甲戌復試禮部廷試第二甲第一
選庶吉士讀書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
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
卽代上之成化元年陞侍講命與修英廟實錄或
謂少保于謙之歿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已已之變
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以不軌豈可

信哉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
出已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隋之
末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乃作世史正綱以
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本年陞祭酒十六年
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真氏大學
衍以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
衍補值孝宗嗣位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
甚嘉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
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時濬年餘七十矣

弘治四年

憲宗實錄成公充副總裁加太子太保

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初洪武永樂以來
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所
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
岳以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
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
載而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祖宗舊制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
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

跡亦勿黜醫官劉文泰平時往來丘家以失職怨望
奏許冢宰王公恕衆疑出丘意李禿翁曰非丘嗾之
醫官敢許奏冢宰哉故宜科道以爲言也七年加少
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
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
謚文莊官其孫滄爲尚寶司司丞濬嘗謂朱子家禮
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爲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
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間學者率未易求采其
精者爲二十篇做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

富世稱其博

治世餘聞云瓊臺丘濬學博貌占然心術不可知人
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許奏三原王公嘗與劉吉不協
劉作一聯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
更偏時論頗以爲然李禿翁曰公旣爲吉所貶則可
以知公矣時論亦何足憑邪又云丘瓊臺嘗以糯米
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麩一分搜和圓爲
餅其中餡隨用煖熟爲供軟膩甚適口公以此饋中
官因而得進上上食之喜命尚膳監爲之進食不

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歎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上取寵。此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爲閣老餅焉。

守溪長語云。丘閣老於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爲非人所共否。必以爲是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李禿翁曰。時既有秦檜。自然恢復不成矣。其黜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尤舛謬。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內閣。濬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留用者數人。衆多笑之。又曰。與溥論所異。同濬輒怒。粹冠於案。執愈堅。真不脫海蠻氣習。

可一笑乎

不知愛才者

可笑乎

笑人者

太師李文正公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

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

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

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

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

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

學士二十年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

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兼

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

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

試得汪俊為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

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

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

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

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

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

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

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覆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知

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 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

疏救 上為霽威即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職焉

十一年戊午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

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

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

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

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
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
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爲不可上俱從
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爲給事中華泉所劾上命東
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
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於闕
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上不豫
召入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
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上不

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先
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
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
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
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
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
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
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

救乃得戍邊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或忤瑾荷校東陽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是夏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是專錄瑾等過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爲衆冒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數人申刻一時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士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隣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得免查究瑾又巧取橫飲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假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四川鎮守大監羅籬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

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
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
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大。學。識。祖宗
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
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
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
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
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
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

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
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
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
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
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
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
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為贓遂致大獄必欲寘之
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
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

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廝殺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廝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理一勝一足以○服○之○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荅止革熊爵會實

鑄之變 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

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

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

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

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

無所容矣○須○有○根○據○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

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 上親賜宴勞太監

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 武宗震怒當

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閣讀

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東陽援筆擬進、於是降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捨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敕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託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唯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已正典刑、伏乞聖明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上以爲然、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從子兆蕃、爲尚寶司丞、復上疏曰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唯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談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

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况今正是防冬時月如以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部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密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去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

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市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

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踈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賜勅俞允廕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前後續百餘卷

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脅制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者數千萬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近峰聞略云少師西涯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

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湍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唯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

楊一清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歆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特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

燕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暖閣

健等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 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臣聞 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近來廢弛殆盡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

雙溪雜記云東陽以神童與程敏政齊名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當時有識之士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文士尚名矯激世變必起後李夢陽草疏欲殺劉瑾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旣以甘露之變爲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此不可變更矣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而諸司英傑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皆翕然和之韓文亦與東陽交厚夢陽詩甚爲東陽賞鑒故文不敢少遲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肯略出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李禿翁曰

此段亦是一大議論。但當時洛陽爲首相，其識見亦只是夢陽等。雖文正爲次輔，亦不敢與之商量萬全之策。况韓文九卿諸公哉。故謂當時諸老盡出一時搏擊之習，無一人能爲朝廷計久遠圖萬全者可也。調其咸相隨而就夢陽之後不可也。文正雖以才學知夢陽，然夢陽實不知文正使其能知文正一兩分則文正不孤矣。何待結識新都，倚託梁費而後致身以去邪。牧知爲文正者實難。後之學者慎勿容易草草論文正。又曰：劉瑾竊政，戶部韓文爲首，率九卿共

劾瑾。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爲內應，而內閣劉

健等又助之。時王岳等大爲上所信任，密奏朝中

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欲待明

早發旨，捕瑾下獄。瑾等遂趨至御所，俯伏哀號，訴

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上曰：且待明日。瑾等曰：

若待明日，臣等再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拿岳等三

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領之。瑾等遂出傳旨，夜捕

岳等繫獄。明日奏請，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

馬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

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
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縊死由是
權歸瑾等勢傾中外卒令劉健等三人自陳致仕李
東陽獨留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
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
盛初皆以爲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
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爲制碑文極其稱頌人
始議其泄捕瑾等之事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
之腹者也哀哉又云劉瑾旣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
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朝廷
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
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各作長詩示永東陽爲窮字
拆點畫爲句極工永大悅命工刊印裝錦軸送人未
久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應東陽又囑楊一清作
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泯不傳嗚呼傳亦有何嫌
也又云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
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爲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
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且舉

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謚文正何所據哉李禿翁曰此真是放臭屁也殿學記云予觀楊邃菴叙懷麓堂藁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經積石由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叙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爲弘治間薄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刑以不用爲治伊誰之力邪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弘治七年大學士徐溥等奏文臣誥勅當如舊專官撰擬遂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領其事又曰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唯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煽雲東陽隨事彌縫去其太甚鄭端簡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

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
附事東泰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
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同官也

太傅王文恪公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
陳選咸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
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
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
八年晉侍講學士兼日講官 孝宗遊後苑鏊講文
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 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
官所指殆為若等宜好為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
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遂

爲吏部侍郎正德初內閣謝遷舉鏊自代時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衆議推鏊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律鏊言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以故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鏊言楊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曰喪不可成服鏊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鏊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

語皆簡而當

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鏊開誠與言初

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媵阿鏊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

三上遂得許鏊歸吳屏謝紛囂嘗自贊曰噫嘻先生

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

爵則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貴戚赫炎

不能附麗權璫狂獬不能媵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

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臥空山

晏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

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

工知希止足之疏而不能爲應變之崇居閑十餘年

論薦交章嘉靖初遣行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議論純正上講學親政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

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

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

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於

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

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

訪學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

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今乃闕略如是暴之

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安能

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為然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

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

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

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可見矣宋世賢士宮中

消日唯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

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

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

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
入直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
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翫之尤嗜故學
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
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
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人問大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
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
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

亦唯所好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
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
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
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
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
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
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
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
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也然堂陛懸絕威儀

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

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書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

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唯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孝宗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虚心而問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蓋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蓋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褒恤。

贈太傅謚文恪。蓋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之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魂也。注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述，後儒多未之及。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文章明暢，其論修史一條極切。時弊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移，全不與聞。唯易世之後，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耳。又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

分曹之人果皆公平宰臣之意果皆平且正乎且生
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茫然無
據縱有所聞亦無其實縱然得實又或奪於衆不得
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
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
戒後世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太保劉文肅公

劉忠字司直河南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
編修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弘治十
八年進翰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爲講官每附經
義規上闕失及諷時政久之傳旨陞南京禮部
侍郎進本部尚書本年改南京吏部南京大率閒佚
居官者自名吏隱忠毅然持風裁越閩胥人革役者
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忠命四主事
稽厥籍年經月緯究意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

追論除名庶寮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勢驕橫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署考曰守已乖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咸惴惴焉瑾誅始被推入內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閣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忠臨政持重守法同事者忌而擠之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尼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世廟入繼兩遣行人存問忠及洛陽劉健卒贈太保謚文肅

太常卿魏校云公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臧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肅然爲南都之重

侍郎崔銑云銑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義取財况居位祿食者乎許襄毅語銑曰子初任慎事大夫翰林唯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又云正德辛未給事中馬卿爲同考官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副考官靳貴學士家僮可勤洩試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公爲主考駁號一人中式比填榜黜之曰用戒黷

閣事目 卷十一
貨已出院卽上疏請究曰縱不實可使大臣母受議
於四方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斬公大愧

續藏書卷十一終

